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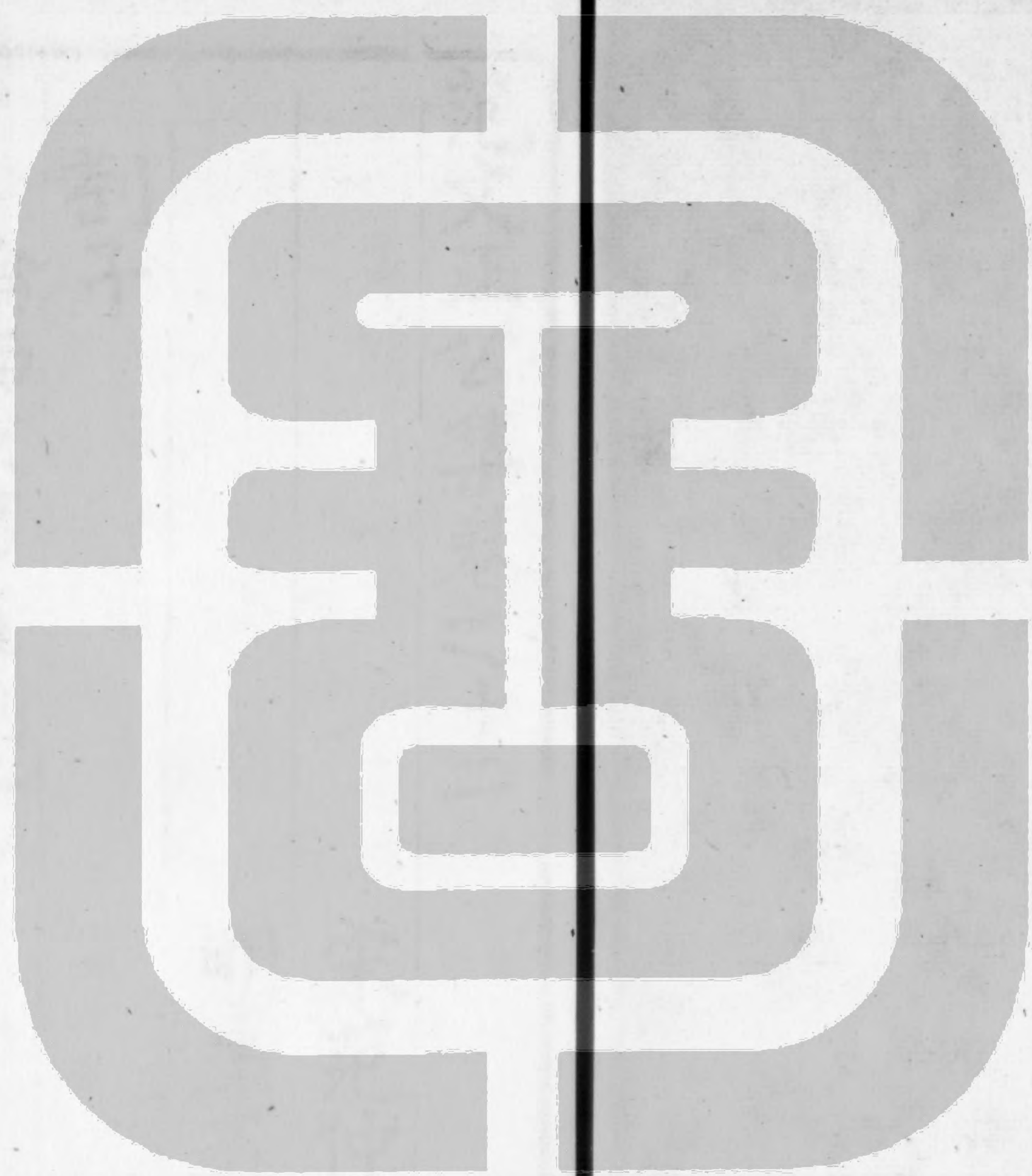




范

永

年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二

宋范仲淹希文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劄子

論西京事宜劄子

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未  
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  
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空虛已  
久絕無儲積急難之時將何以備宜以將有朝陵



之名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  
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  
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  
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以此之謂也先王修德以服遠人然安不  
危故不敢去兵以恃德也陛下內惟脩德使天下  
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以長世之  
策也伏望聖慈未煩下議且留聖意可俟臣口對  
不僮謹再具狀奏聞

論西事劄子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  
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  
三二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督邊城不出戰則  
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  
關隔兩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  
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

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  
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  
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  
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  
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脩攻取之備張其  
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  
所集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  
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  
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



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  
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  
揚砂一日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  
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歲  
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係難制之  
虜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  
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  
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  
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

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  
下深計而緩圖之

論復併縣劄子

臣伏觀赦書節文西京河陽管界諸縣近經併廢  
頗聞人民不便並特令依舊臣去年秋纔入中書  
蒙聖慈差中使催臣言事臣首陳七事內一事為  
天下民困由吏役煩重如西京在後漢時三十七  
萬戶置二十縣唐會昌中十七萬戶置十九縣今  
有五萬六千戶尚置十九縣是戶口十分去七而



縣額如舊吏役不減安得百姓不困哉後漢光武  
詔天下併減四百餘縣此治世之規可舉為法臣  
請先於西京減併縣分以省吏役奉聖旨下范雍  
并本路轉運使密切相度聞奏尋據范雍夏安期  
等奏相度西京縣邑衆多人戶差役頻併今來減  
縣邑為鎮實亦利便除山險空迥地里濶遠及陵  
寢所安難為廢罷外乞併作十三縣委得允當別  
無防礙尋蒙朝廷依奉降勅施行訖約計減役人  
一千五六百戶已放歸農官員亦已省罷訖竊聞

後來有臣僚上言或稱縣尉檢覆地遠且逐縣界  
分俱不及百里如南方縣分有三二百里者亦只  
一員縣尉以此方之甚不遙遠或稱却費軍人守  
把其守把軍人即非旋有招置並是本府宣毅兵  
士在本府中亦須請受或稱酒稅虧額今體問得  
逐鎮比舊日却有增盈其所上言皆非害民之事  
况無實狀只是坊郭物力之人恐產業閑慢或逐  
縣公人中有巢穴已成不願更改者因茲妄說不  
便扇搖人情致臣僚誤有採聞形於奏牘朝廷未



深窮究便以為然改已行之命特作霈恩而不知  
一千五六百戶免役之家重加勞擾殊非霈恩之  
意只是坊郭物力之人縣邑狡猾之吏遂其志願  
僥倖歡呼必有作感聖恩道場以惑朝聽者其鄉  
川之民棄農就役復為愁苦是害其本而徇其末  
也且光武之朝詔下併四百縣何號令之行無敢  
沮者今朝廷止併六縣而號令已出敢有沮言是  
國家命令不行於外恩澤不逮於民矣國政如此  
則天下無事可行皆欲守因循之弊弊不可救亂

所由生且西京在漢時三十七萬戶置二十縣今  
五萬六千戶置十九縣其吏役勞擾亦甚明白非  
隱昧之事臣為近輔請行此令者蓋欲蘇息窮民  
且非利己緣親奉德音并降中使促令論列時事  
非臣輒有改易况典故甚明非出自膏臆如上言  
不當乞朝廷直行黜罷不消重擾生民而沮此一  
議若轉運使等定奪不當亦乞朝廷駁下不當事  
件特行勘問明示責降自然利害分別中外無疑  
臣本上言之人如不黜罷其元定奪之官又不勘



問却將重擾生民之事作恩宥施行於體不便不知令諸縣仍舊惠及何人臣為朝廷惜此一舉使天下無復有省役息民之望伏望聖慈指揮西京未得追擾放役之人別候朝廷指揮更年歲間利害既明謗議自息所以懇懇上言者忝為輔臣知利害不能執守則國家之惠必不能行生民之弊亦不能去儻朝廷以臣僚上言為是以臣所言為非即乞依臣所奏早加勘劾速行降黜臣即方敢伏罪不復論列取進止

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臣聞國家求治莫先於擢才臣之納忠無重於舉善臣竊見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新差知徐州王洙文詞精贍學術通博國朝典故無不練達搢紳之中未見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鎬方之不甚過也臣在中書日洙曾求知越州時章得象以下並言朝廷每有典禮之疑則問此人必見本末豈當許就外任遂不行所請尋以撰成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蒙恩進直龍圖閣依舊天章閣待講



仍賜金紫以旌稽古之能也後以赴進奏院筵會  
乃在京諸司常例得從一日之休徒以橫議中傷  
例譴居外三經赦宥未蒙召還恐非聖朝棄瑕采  
善之意臣近見此人來知襄州復能精勤政治庶  
務修舉清簡和恕吏民樂康乃知其才內外可用  
自任工部員外郎已及六考不求磨勘直龍圖閣  
亦又四年未曾遷改伏望聖慈不以人之小累而  
廢其大善如朝廷采鴻儒碩學以備詢訪則斯人  
之選為中外所服矧有懿文可以發明議論潤色

訓謨欲乞特賜召還儀表臺閣儻朝廷意切生民  
重其外補則乞就遷近職別領大藩使播紳之列  
知稽古有勸為善弗掩實聖政之端也臣嘗叨近  
輔知無不言况襄鄧鄰封稔聞善治或不如舉狀  
臣受上書詐不實之罪如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  
臣甘當同罪取進止

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右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



聚群材陳正道使其服禮樂之文游名教之地精  
治人之術蘊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官授之以政  
濟濟多士咸有一德列於朝則有制禮作樂之盛  
布於外則有移風易俗之善故聲詩之作美上之  
長育人材正在此矣國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  
京五府多建庠序當州近輔之郡宜崇治本兼至  
聖文宣王廟已有學舍三十餘間有修學進士二  
十餘人非有講貫何以發明臣竊見賀州富川縣  
主簿充應天府書院說書王洙於天聖二年御前

進士及第素負文藻深明經義在彼講說已滿三  
年伏望聖慈特與除授當州職事官兼州學講說  
所貴國家教育之道風布於邦畿進脩之人日聞  
於典籍士務稽古人知嚮方干冒聖威

求追贈考妣狀

右臣竊露微衷仰干睿聽寔威匪遠淵懼斯深伏  
覩編勅節文一應京朝官在任未滿不因公事朝  
廷非時移替在任不曾磨勘轉官者後來同計及  
三周年不以到闕在任並與磨勘者伏念臣自蒙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除持服月日外亦以四年  
餘兩箇月不敢僥求磨勘今為遷奉在近未曾封  
贈父母竊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  
愛過人恆臣幼孤憫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茹  
逾二十載至於其終又臣游學之初違離者久率  
常殞泣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待既育  
之仁則重罔極之報曾無夙夜永懷死生何及今  
又俯臨葬禮尚闕褒封祭奠之間誌述之際之茲  
恩數逼於哀誠身則登瀛之華親無漏泉之澤矧

遇孝理若為子心今欲將磨勘改轉官恩澤乞先  
移贈考妣所冀安厝之日得及追榮况臣在壯年  
序進未晚伏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深軫至仁  
俯從危素特降曲成之造更覃廣愛之風則人子  
至榮獲顯親於不次君父大賜必捐軀而是圖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右臣伏覩先降勅命指揮乞致仕官三丞以上與  
一子身事後來甚有朝官因此陳乞自贊善大夫



以下文武官即未殊恩鮮聞致政臣切見外處勾當文武臣僚幕職州縣每有疾患昏耄之人百姓無告本路轉運使長吏欲行體量或聞貧處不忍廢罷臣聞先王養老莫不推仁在於公朝宜行懋典伏望聖慈應致仕分司官今後每遇郊禋各與進秩耆耄蓋寡優渥何傷內致仕官并乞與折支全俸况國家折支物色朽腐無算又所估太高久宜制置庶能周濟以養衰殘其文資未有朝散階者仍乞就加庶明尚齒之恩異於班列其三班使

臣判司簿尉以其非大夫之等未有致仕條例亦乞與南班上佐等第別降指揮所貴休官之人不甚失所勸臣下廉退之節彰君親存覆之仁遂其優閑免於窮困如乞臣所奏即乞特出聖恩指揮

舉歐陽修充經畧掌書記狀

右臣叨膺聖寄充前件職任即日沿邊巡按其有將帥之能否軍旅之勇怯人民之憂樂財利之通塞戎狄之情偽皆須廣接人以訪問復盡心以思度其於翰墨無暇可為而成奏議上聞軍書叢委



情須可達辭貴得宜當藉俊僚以濟稅事臣訪於士大夫皆言非歐陽修不可文學才識為衆所伏往者緣臣之罪有黷朝聽蓋本人素好議論聞於搢紳只如臣為諫官之初杜衍任中丞之日修皆曾移書責臣等緘默無執非獨有高若訥之讓也以此明之實非朋黨若訥知其無他亦常追悔臣切於集事不敢避嫌其人見權滑州節度判官伏望聖慈特差充經畧安撫司掌書記隨逐巡按所典書奏並國家之事非臣下之私若不如舉狀臣

甘欺罔之罪

舉張方平充經畧掌書記狀

右臣今分經畧安撫都部署司職任在延州又發遣延州兵民公事其應答諸路文字動涉稅宜日不暇給凡有奏報朝廷事須精密臣獨力當之必有謬誤經畧雖有判官三員多在本司及別路勾當臣昨舉歐陽修充本路掌書記尋以召歸館閣更不赴任臣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復有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書記



舉彭乘自代狀

准勅應係兩省臺官尚書省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者

右謹具如前臣奉勅就轉尚書戶部郎中依前充職臣伏見京西提點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彭乘博學不倦孤立無徒館殿之中獨為淹久臣今舉自代

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右臣竊見權潤州觀察推官許渤在鄉曲時衆推孝行登仕宦後自守靜節天禧三年進士及第授初等職官數任別無過犯至今猶是初等清心至行不求聞達復通經術長於論議苟非叩擊似不能言伏望聖慈特與改轉京官簽署陝府判官廳公事庶旌廉退之士以抑僥競之風如後犯正入已職臣甘當同罪

舉滕宗諒狀

右臣竊見知涇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滕宗諒詞才公器周於致用曾出聖選擢臣諫司當時同



列之人並已清顯今涇原已有帥在本州不屯軍  
馬別無劇務歎乞朝廷改除於繁重處任使如無  
稱劾及有所犯臣甘當同罪

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右臣伏觀先降勅節文今後應京朝官幕職州縣  
官不曾犯賊私罪情輕並許應賢良方正科目者  
竊以國家下賢良之詔求補益之言非止掄材將  
以致治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必以得士為昌  
不以限年為重臣竊見權耀州觀察推官丘良孫

學術稽古文辭貫道求之多士宜奉大對臣今舉  
本人堪應上件科目伏乞朝廷特賜召試若不如  
舉狀甘俟朝典

舉張昇自代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授尚書禮部侍郎臣伏見工部  
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張昇筮仕以來清介自  
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  
之節朝野推重臣所不如乞迴臣所授以允公議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右謹具如前臣竊見秘書丞知并州太谷縣事張伯玉天賦才敏學窮閫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今古之宜素蘊甚充清節自處嘗應科舉未親冊對如令仰被清問罄陳大畧必能竭前人之正論副大君之虛懷擇而行之有補聖政臣今保舉其人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若不如所舉臣甘俟朝典

舉張問孫復狀

右臣伏觀赦書節文應天下懷材抱器或淹下位或滯草萊委逐處具事由聞奏臣觀國家居安思危搜羅賢俊以充庶位使民受賜此安邦之正體也臣竊見試將作監主簿張問文學履行有名於時前應茂材異等科再考中式以父喪不得就試近上封事貽露國恩職不稱才衆知沉俊臣又見兗州仙源縣寄居孫復元是開封府進士曾到御前素負詞業經術今退隱泰山著書不仕心通聖奧跡在窮谷伏望朝廷依赦文採擢張問乞除一陝西藩鎮職事官孫復乞賜召試特加甄獎庶幾



聖朝渙汗被於幽滯

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第一狀

右臣等各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等交割本職公事與鄭戩管勾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者臣等未立邊功忽承召命必慮別有進擢實不遑寧伏緣臣等自領經畧之任竭心戎事其於邊上利害軍中情偽年歲之後方能諳悉至若倉卒之際賊謀百端熟於見聞始可料度且朝廷舉天下之力應副西事於今累年賊氣尚驕屢為邊患是朝廷責臣等立効之秋臣等盡節報國之日况賊界雖來請和或恐盟約未合近復却有點集事宜將來倍須禦備今去防秋只是百餘日間夙夜經營猶恐闕漏臣等若更離去或致踈虞不惟上悞朝廷愈長寇孽顯是臣等自貪寵異移過後人雖當萬死何以塞責兼近蒙差降中使宣諭臣等候邊事稍寧用在兩地臣等尋具奏聞且乞依舊陳力此由衷之請天鑒可明即非今來虛有陳讓伏望聖慈念邊事至大不可差失特降中旨允茲至誠

文正公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許臣等且在本任庶竭疲駑得裨萬一

第二狀

右臣等奉聖旨令疾速赴闕臣等為邊事未寧防  
秋在近已具奏聞乞且在本任去訖竊念臣等自  
臨邊鄙久阻關廷入對清光人臣所願忽承召命  
豈合稽留然事有可憂須當陳列伏自西事以來  
邊上帥臣數有改易天下知其不便朝廷每曠官  
承乏不得已而行之臣等四年之中三換邊任不

聞成効固當坐責昨以涇原師敗之後朝廷命臣  
等兼領四路以禦劇寇臣等夙夜議論思有報効  
奏選將佐但治城寨閱習軍馬完補器械為向秋  
之備但西人詣關方議納和臣等不敢出入塞下  
恐涉生事然常防慮詐計未嘗懈心且西賊前來  
誓書甚明以四十年之恩信一旦翻覆况今情偽  
未知復有點集之說此大可憂防之日也臣等於  
此處置纔以諳練上下之情方且稟信節制進退  
庶無大衄若貪冒寵榮輒便舍去則是復有帥臣



數易之弊如寇患再作臣等躬親邊事猶懼不濟或遠料賊情則多失機會且臣等自膺寄任蒙朝廷推信日重一日凡百陳請如在帷幄無不施行是臣等遭遇盛明盡節立事之時也所以感激剖述願留歲年或寇患必息則脩固邊備為他時之防如其未寧則與將佐合心持重禦捍宜無深入之憂如賊志屈疆終難調伏則臣等選練兵將於三二年間仗朝廷威靈討服橫山界近蕃以遏外患臣等志在分憂非敢飾讓近名頻煩天聽乞聖

慈深照

第三狀

右臣等近以邊事未寧忽承召命兩陳奏牘且乞在任誠懇斯至利害甚明尚慮朝廷未垂照悉謂臣等以禮為讓務取虛名俟及再三即當上道是以重煩天聽終期得請竊以處勞而思逸重內而輕外人之常情也今臣等勤勤懇懇且願竭力塞下豈置身艱苦違人情之所樂以矯時干譽者哉誠以經畫西陲於今累歲雖無毫髮之効上副委



遇其如軍中之事粗已請詳况西賊父祖以來蓄  
養奸謀一旦叛命乘累勝之氣而遣人納和此固  
包藏禍心別營兇計今防秋急備都無數月之期  
臣等若貪冒寵榮便離職任向去或有侵軼害及  
生靈使朝廷重憂後人當患則有識之人孰不責  
咎何施面目以對威顏雖伏顯誅亦無所救故臣  
等披瀝肝膈屢有奏述且乞在任以盡疲駑持重  
保邊庶少敗事或且許其盟約未解防虞則願更  
留歲月之間補完闕漏縱其翻覆不失枝梧萬一  
寸功有立寇患稍平則朝廷進用有名臣等歸朝  
未晚愚衷感切天地可明唯君知臣必當鑒諒伏  
望聖慈開納早賜允俞

#### 第四狀

右臣等自承召命累上封章乞且留本任聖明之  
照必察愚衷然慮朝廷謂成命已行不許改易或  
謂三讓為禮未賜允可臣等莫遑啓處重煩天聰  
竊念臣等本以書生昧於兵術朝廷委茲邊事不  
獲固辭三數年間勉心疆力徒懷憂患罔敢暇逸



文正公集 卷之十一  
至於勲績絕無稱道雖天心至仁尚賜全宥臣等當自循省更思報効豈復舍邊陲之患冒朝廷之寵以取重悔哉所乞且在本任者非敢自謂必能銷殄兇寇以安西鄙蓋臣等受國重委久於戎政或才力不足終坐重責是臣等之分也若不能畢事移患後人而得謂之忠乎况自來帥臣初至則衆多之言爭陳利害於軍民蕃部之中號令處置頻有更改是以邊塞衆情皆安於習舊而憚於新規又將佐勇怯未能盡知君卒之時指縱或誤則其害不細故未平定間忌在數易此朝廷之所明知况今國家急務在於西陲臣等於此用之不為不重乞聖慈特廻天鑒使得盡臣子之心

第五狀

右臣等近者忽承詔旨俾赴闕廷繼上奏封且乞在任未量聖慈果悉愚誠夙夜震惶若無所措伏念臣等自西寇猖獗久當戎事雖才不逮志未有成績若其裁處軍政審料敵情既踰歲年粗亦詳練故邊防憂患之急臣等去就之分前奏備列不



敢煩陳今所切者吳賊累次盜邊必先偽達誠款  
伺我少懈隨即奔衝今又遣人請和往復遷延即  
過夏月其或盟約未合必是又圖侵軼而朝廷當  
經營防秋之際動易帥臣送故迎新衆情自擾則  
於禦捍之事不無廢闕賊如乘我不備適足遂其  
姦謀則是朝廷以西事為輕而以進擢微臣為重  
或因此有誤大計更滋寇孽則臣等貪冒寵異情  
何以安臣等所以知遠在朝廷不若親臨疆場蓋  
耳目所接指縱為便庶於倉卒不失事機况今干

戈未寧民力漸屈忠義思奮聖宸重憂益切非常  
之才待以不次之位使其恢宣賢業講求廟算臣等  
自當奔走塞下奉行勝畧如此則內資帷幄之議  
外期節制之行用以相須冀乎必濟伏望聖慈察  
臣等忠盡之懇素有本末實不以內外之職輕重  
於心早賜允俞使盡臣子之節

賀胡侍郎致政狀

伏審侍郎進清崇之爵諧高尚之風耆德尊隆睿  
息深厚榮映之下慶仰居多恭以侍郎誠明自天



進退由道宣三德於夙夜被四紀於龍光赫有華  
名密多陰施艱難險阻盡力乎三朝富貴崇高致  
身乎五福而乃起達人之觀引大夫之年聰明不  
衰止足自處國家興廉讓之節疏渙汗之仁寵數  
優賢休聲載路耀錦南國邑子榮太守之歸掛冠  
東門都人藹大夫之歎為儒及此其樂何涯伏惟  
上為聖朝倍報崇重舜好清問方體貌於宿賢國  
有老成尚彌縫於顯道漸久荷鈞綠卑情無任榮  
觀景仰忭躍之至

陳乞邠州狀

右臣聞臣之事君也貴先勞而後祿朝之命官也  
患重內而輕外重內輕外何以收藩翰之功先勞  
後祿所以勵搢紳之志臣雖無似輒慕前修臣昨  
在朝日曾與韓琦同進陝西攻守策又親手詔云  
今用何人鎮彼西方又去年秋曾有聖旨令韓琦  
與臣互換往邊上照管臣遂面奏乞罷叅知政事  
知陝西一郡兼沿邊安撫使乞不轉官及不帶招  
討部署之名尋蒙聖恩差充陝西宣撫使又以契



丹舉兵西征元昊在河東接近復差臣兼河東宣撫使臣自至河東體量得邊上利害各已奏陳今余靖自北既回必見契丹無南牧之意臣久住州軍亦慮煩擾欲過陝西即又宣撫使所行諸軍須望特支恩澤緣南郊均賜之後陝西府庫已虛或更行特支又須費十數萬貫如不往陝西則前所上攻守之策復成空言伏望聖慈依臣前來面奏罷叅知政事并安撫使只差臣於邠涇間知一州帶沿邊安撫使乞不轉官仍不帶招討部署之名如此則不銷更散特支自可就近處置邊事臣此直誠並守前奏俟三二年間邊事寧息攻守有備儻聖恩未移用臣不晚庶朝廷無內重外輕之失臣亦有先勞後祿之効進退始終良得其宜

陳乞鄧州狀

右臣聞理之安危固當殊體官之廢置孰可冒居竊念臣昨厠台司日瞻宸宸親承睿詔俯念邊防思得邇臣徃分重寄臣既獲聞命因敢請行遽將



宣慰之恩來安屯戍之旅臣以戎情未測備預當  
嚴頭領一藩兼按四路欲將臣與韓琦所上邊策  
躬親施行尚蒙朝廷付茲職任臣自到豳土已逾  
半年復以前策奏陳庶逃尸素朝廷以彼戎款順  
方用柔懷不欲修威恐成生事臣之所上必可寢  
停今又覩朝旨據鄜延路奏所定疆界並已了當  
仰保安軍鎮戎軍權務通行博易者事或寧靜理  
當改更其陝西邊事自有逐路經畧使處置惟此  
四路安撫司今後別無事務欲乞朝廷指揮廢罷  
臣則宿患肺疾每至秋冬發動若當國有急難之  
時臣不敢自求便安且當勦力今朝廷宣示西事  
已定况邠州元係武臣知州伏望聖慈恕臣之無  
功察臣之多病許徙善地就訪良醫於河中府同  
州或京西襄鄧之間就移一知州取便路赴任示  
君親之至仁從臣子之所望實繫聖造得養天年  
臣無任瞻天望聖

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

准御史臺牒准慶曆八年五月十四日勅節文於



內外升朝官曾任通判成資以上人內堪任清要  
任使者各同罪保舉貳名並須歷任無公私過犯  
及不是見任兩府并自己親情方得奏舉或雖公  
罪杖以下情理輕亦許論薦者右謹具如前臣伏  
見知絳州職方員外郎向約生相輔之家而能專  
儒學謹官業廉貧苦節慎靜寡過臣前知潤州日  
約為通判備見操守後來累次為郡皆有理績推  
舉甚衆未蒙獎擢知光化軍屯田員外郎李宗昂  
天禧三年進士第九人及第素負詞雅居常清慎  
有靜理之才無躁進之跡今在隣屬稔聞治狀人  
憂其去吏不敢苛此二人者久於揚歷各有行實  
並堪充清要任使如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臣甘  
當同罪即不是見任兩府并自己親情歷任並無  
私罪內有公罪者亦係杖已下情理不重謹具狀  
奏聞伏候勅旨

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

伏奉勅命就差知青州兼安撫使已到任訖今具  
合奏辟官二員如後一前御史臺主簿張諷文學



懿瞻履行純雅未升科進的有才稱欲乞朝廷采  
於清議推以異恩特賜召試授一出身差簽署青  
州觀察判官廳公事新注下正官王嘉祥即今未  
到乞勘會京東路節鎮別除一處一鄧州南陽縣  
主簿李厚進士出身素有文行涉道且深到任已  
成一考見權鄧州職官欲乞朝廷特除權青州兩  
使推官兼管句安撫司機宜文字節度推官近新  
到任乞移側近州郡如難得闕即乞許令安撫司  
差權見闕官處勾當所貴不住俸給况本路見闕  
官數員右謹具如前臣受國寄任日憂曠闕或得  
此二人助其不逮庶無敗事如朝廷擢任後犯入  
已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薦李觀并錄進禮論等狀

右臣聞古之明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  
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為臣者以舉善為忠亦將  
竭知人之明副待旦之意也臣親逢聖旦嘗忝輔  
臣輒慕前修之為少答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



草澤李覲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  
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  
論六經辨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  
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  
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矣臣竊見往年處  
州草澤周啓明攻於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  
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  
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獎勸臣觀李覲於經術  
文章實能兼富且草澤中未見其比非獨臣知此

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  
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  
三篇共二十四篇為十卷謹繕寫上進伏望聖慈  
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  
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官伏乞朝廷優賜就除  
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以明聖  
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朝典謹  
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進故朱宋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與弟寘



右臣伏見故秘書丞集賢校理朱寀幼有俊材服膺儒術研精道訓務究本源越自經庠擢升文館力學方起美志未伸不幸天喪深可嗟悼寀春秋之學為士林所稱有唐陸淳始傳此義學者以為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寀苦心探賸多所發揮其所著春秋指歸等若干卷謹繕寫上進乞下兩制詳定如實可收采則乞旨付崇文院又念其人家道貧窶妻息孤窮有親弟寘亦習儒業未登

祿仕伏望聖慈特霑一命况寀曾任府界提點偶緣病罷別無過犯中前監察御史梁堅蔡稟等亡後亦蒙錄用子孫體例頗同不為僥倖以彰聖朝旌錄儒學使其孤幼不墜丘壑亦天地之造也干冒宸嚴

陳乞賴毫一郡狀

右臣輒陳危懼上黷高聰逖仰雷霆不任淵谷切念臣涉道至淺賦財本下爰從孤宦首被聖知自謂得君未嘗遊事險易一志周旋四方今守東齊



方面亦重救災禦寇敢不盡心而年高氣衰日增  
疾恙去冬已來頓成羸老精神減耗形體體尪弱事  
多遺忘力不支持其青州常程公事已牒通判職  
官發遣其安撫一路九州軍兵馬公事繁多至於  
郡縣利害鄉川寇盜皆稟本司指縱自臣抱病勾  
管不前上無以分宵旰之憂下無以逃尸素之誚  
惟是奏報文字臣則竭心勉率亦多稽緩揣已量  
力實不自安伏望聖慈於潁亳二州就差臣一處  
所貴閑慢少事可以養疾庶安朽質少保殘年仰

祈洪造之私惟誓丹衷之報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三

宋范仲淹希文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表

代胡侍郎乞朝見表

臣仲淹言今日奉勅就差臣知杭州仍放朝辭取

便路發赴本任者祇膺寵命伏積震兢臣仲淹中謝

竊以寧海鉅邦生聚十萬牧守之重豈臣克堪矧

為晝繡之行再領宵衣之寄始終極幸進退甚榮



臣方理輕裝即趨便道敢有再三之瀆庶傾萬一之誠竊念臣才不逮人遭逢有素束帶從事四十餘年荷三朝之獎知歷二省之清要職叅仙殿位亞秋卿祿賞被于子孫名級顯於中外報國無狀殺身何成今復還父母之鄉邦逼桑榆之晷刻解冠告老決在此行又事朝廷乍越江海無復瞻望咫尺對馭清光雖小人之志固多懷土而疲馬之志寧莫戀軒臣欲於京城就兩浙舟船載家赴任伏望聖慈暫許臣入謝雲天少叙平生之感退歸鄉里永為萬足之心賴君父之推恩庶人臣之畢願干冒宸極

睦州謝上表

臣仲淹言臣昨奉勅差知睦州軍州事已到任交割勾當者獻言罪大輒効命於鴻毛宥過恩寬迥迴光於白日事君無遠為郡甚榮臣仲淹中謝 恭惟皇

帝陛下天德清明海度淵默撫群龍而宅吉念六馬而懷驚臨軒以來仄席不暇思啓心沃心之道獎危言危行之臣萬寓咸歡九門無壅臣腐儒多



昧立誠本孤謂古人之道可行謂明主之恩必報  
而况首膺聖選擢預諫司時招折足之憂介立犯  
顏之地當念補過豈堪循默昨聞中宮搖動外議  
喧騰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  
之主非大過不移初傳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  
乞寢誕告次聞降妃之說則臣相率伏閣冀回上  
心議方變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擗墜  
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  
避蓋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

事起遽廢陳后宮中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蠱之  
災延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殺許后而立  
其女霍氏之釁遽為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呪詛之  
罪乃立飛燕姊妹妬甚於前六宮嗣息盡為屠害  
至哀帝時理之即皆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  
文帝寵立郭妃譖殺甄后被髮塞口而葬終有反  
報之殃後周以虜庭不典累后為尼危辱之朝不  
復可法唐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  
而立既而推毀宗室成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



搖寵深則易立後來之禍一一不善臣慮及幾微  
詞乃切直乞存皇后位號安於別宮暫絕朝請選  
有年德夫人數負朝夕勸導左右輔翼俟其遷悔  
復于宮闈杜中外覬望之心全聖明終始之德且  
黔首億萬戴陛下如天皇族千百倚陛下如山莫  
不雖休勿休日慎一日外采納於五諫內彌縫於  
萬機而况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庭諍國朝之  
盛有闕即補何用不臧然後上下同心致君親如  
堯舜中外有道躋民俗於義皇將安可久之基必  
杜未然之釁上方虛受下敢曲從既竭一心豈逃  
三黜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贖以嚴誅授  
以優寄郡部雖小風土未殊靜臨水木之華甘處  
江湖之上但以肺疾絲舊藥術鮮功喘息奔衝精  
意牢落惟賴高明之鑒不投遐遠之方抱疾于茲  
為醫尚可苟天命之勿損實聖造之無窮樂道忘  
憂雅對江山之助含忠履潔敢移金石之心仰冀  
生成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臣仲淹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渙渥自

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盡出

高明殊登祕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顏巷賓于舜

門一第為榮四方無效爰自書林預選桂籍升華

耻汨沒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

希英主之知伏惟 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

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

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

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

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禍終垂藥石之良陛下

日月垂光江海敷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絕

於青雲咎未更於鴻霈俄易藩宣之寄寧分肝具

之憂忽降綸章存加寵數而况闢圖書之府切處

於深嚴踐雲龍之庭當備于顧問非名儒而不稱

豈曲士之能堪矧逵清曹仍居舊治輝榮大集志

願何求敢不內守朴忠外修景行進退惟道尊聖

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



饒州謝上表

臣淹言昨奉制命落天章閣待制守本官差知饒州已到任禮上訖狂愚之誠進多冒死仁聖之造退亦推恩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中謝竊念臣出自畎畝階于搢紳驟升天閣之游親委王畿之政臣至孤難立屢請弗諧眷寵既隆補報宜異必將危墜猶或建明處事未精發言多率智者千慮而有失愚臣一心而豈周情雖匪他罪實由已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伏蒙

皇帝陛下惟天為量無大不容與日垂光何微弗照止削內朝之職仍分外補之符當死而生自勞以逸君恩彌重臣命愈輕敢不動靜三思始終一志此而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庶從師訓無負天心瞻望闕庭

潤州謝上表

臣淹言奉勅移知潤州已赴禮上者幽遠之誠未嘗聞達高明之鑒俄復照臨臣中謝伏念臣起家



孤平蒙上獎拔置於清近之列授以浩穰之權聖  
惟知人臣則辱命徒竭誠而報國弗銜口以安身  
言涉大臣議當深典可無退省抑有所聞汲黯漢  
之直臣嘗疏公孫之短裴度唐之名相亦陳元稹  
之非斯實忠良豈無讒毀臣聞孔子曰天下有道  
政不在大夫前代國家或進退群臣聽決大事若  
出於君上則中外自無朋黨左右皆為腹心若委  
於臣下則威福集於私門禍釁積於王室故三相  
興而魯弊六卿作而晉分往古興亡鮮莫由此孔

子之論昭昭不誣是以君道宜疆臣道宜弱四瀆  
雖大不可受百川之歸五星雖明不可代太陽之  
照臣按大易之義坤者柔順之卦臣之象也而有  
履霜堅冰之防以其陰不可長也豐者光大之卦  
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見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  
臣考茲前訓慮於未萌當危言危行之秋有寢昌  
寢微之說謂大臣久次在進退而得宜謂王者萬  
機必躬親而無倦摠擘綱柄博延俊髦議治亂之  
本根求祖宗之故事政憺舒而自我物榮悴而如



天人心不在於權門時論盡歸於公道朝廷惟一  
宗廟乃長臣之所言殊未盡意重煩上聽再貶遠  
方削天閣之班資奪神州之寄任重江險惡盡室  
顛危人皆為之寒心臣獨安於苦節蕭望之口陳  
災異蓋無負於本朝公子年身處江湖徒不忘於  
魏闕未知死所敢望生還伏蒙 陛下九日垂光  
八風迴力察臣有犬馬之志恕臣無塵露之勞特  
出聖衷稍遷使郡庶如行葦保於勿踐之仁鑑若  
鳴桐脫彼在焚之患敢不長懷霜潔至效葵傾進  
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  
淪草澤以忘憂上副聖知下逃群責

延州謝上表

臣神言伏望勅命就差臣兼知延州軍州事已到  
任交割管勾訖討伐之秋委寄方重豈繫懦品可  
副聖憂臣中謝竊以延水極邊東夏雄屏控黠虜  
之衝要歷大臣之鎮臨范廷詔出師於塞門向敏  
中移節於京兆斯為劇任曷在匪人况經侵軼之  
虞彌藉輯綏之政宿兵既盛為地可知臣職貳統



戎志存殄寇所宜盡瘁敢昧請行自薦老成固慙  
於漢將誓平此賊詎擬於唐賢伏蒙 皇帝陛下  
曲徇微忠亟頒成命寬其無狀用之弗疑臣夙夜  
敢寧奔馳罔暇刻時莅事翌日興師庶牽制於戎  
心仍掩襲於邊路大軍已出中使聿臨不謂孱謀  
偶符睿筭所期克勝少慰焦勞重念百姓屢驚體  
當招撫五兵乂戢務在訓齊如治亂繩必期於耐  
事先除害馬亦假於行權仰賴聖威即紓邊患

謝降官知耀州表

臣

仲淹

言蒙恩降授臣尚書戶部員外郎依前充龍

圖閣直學士知耀州者實負大尤尚從寬宥雲天

之覆頂踵何酬臣

中謝

竊念臣才本迂踈識非機

敏屢由狂率自取貶放朝廷以邊有擾動是使愚  
使過之秋微臣以國有急難當忘家忘身之報自  
膺寄委罔敢遜避而力小任重智小謀大勞心已  
竭處事逾乖苟利國家不恤典憲宜及於禍以貽  
厥羞伏蒙 皇帝陛下日月照微天地包廣謂干



慮之智猶有一失萬物之材固無全用軫茲孤弱  
播于生造削其官足使明大戒存其職足使思後  
圖臣敢不更勵疲駑愈加修省庶陳纖芥之効上  
荅高明之私

耀州謝上表

臣淹言伏奉制命降授戶部員外郎依前充職知  
耀州已到任訖雷霆之威足加死責天地之造曲  
致生全臣中謝竊念臣運偶文明世專儒素靡學  
孫吳之法耻道桓文之事國家以西陲搔動之際

起臣貶所特加獎用臣自知甚明豈堪其任但國  
家之急不敢不行自兼守延安莫遑寢食城寨未  
謹兵馬未精日有事宜處置不暇而復虞內應之  
患發於邊城或反間之言行於中國百憂具在數  
月于茲而方修完諸柵訓齊六將相山川利器械  
為將來之大備不幸昨者高延德來自賊庭求通  
中國之好其僭偽之稱即未削去臣以朝廷方命  
入討豈以未順之款送于闕下此不可一也或送  
于闕下請朝廷處置又恐荅以詔旨則降禮大甚



若屏而不答則阻絕來意此不可二也兼慮詐為  
款好以殆諸路之兵苟輕信而納之賊為得計此  
不可三也又寶元三年正月八日曾有宣旨今後  
賊界差人齎到文字如依前僭偽立便發遣出界  
不得收接臣所以却令高延德迴去仍諭與本人  
須候禮意遜順方可聞于朝廷亦已一面密奏臣  
又別奉朝旨依臣所奏留鄜延一路未加討伐容  
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臣方令韓周守  
在邊上探伺彼或有進奉之意即遣深入曉諭適

會高延德到來堅請使介同行况奉朝旨許臣示  
以恩意乃遣韓周等送高延德過界以系其意或  
未稟承則於臣為耻於朝廷無損及韓周等迴且  
言初入界時見迎接之人叩頭為賀無何前行兩  
程便聞任福等有山外之敗去人沮氣無以為辭  
賊乃益驕勢使然矣其迴來文字臣始不敢開封  
便欲進上都鈐轄張亢懇言曾有朝旨若得外界  
章表須先開視及僭偽文字應有辭涉悖慢者並  
須隨處焚毀勿使騰布臣相度事機誠合如此章



表尚令先開况是與臣文字遂同張亢開封視之  
見其挾山外事後辭頗驕易亦有怨尤與賀九言  
齎來文字意度頗同非戎狄之能言皆漢家叛人  
所為枝葉之辭也恐上黷聖聰或傳聞于外為輕  
薄輩增飾而談有損無益臣尋使焚毀只存書後  
所求通好之言及韓周等别有劄到邀求數事並  
已納赴樞密院今於涇原路取得寶元二年七月  
十四日聖旨劄子一道並如張亢之言其所求文  
字果合焚毀則臣前之措置皆應得朝廷處分唐

相李德裕與將帥王宰書為游奕將收得劉稹章  
表悖慢無禮不便毀除今向後賊中文字所在焚  
之亦與今來意合其劄到數事內一事如臣所諭  
取單于可汗故事欲稱兀卒以避中朝之號此大  
事稍順餘皆可與損益儻朝廷欲雪邊將之耻當  
振皇威大加討伐亦繫朝廷熟議必持重緩圖之  
或朝廷欲息生民之弊屈一介之使重論利害苟  
能聽服亦天下之幸也臣前所措置於此二道並  
未有妨然以臣之愚處茲寄任豈得無咎何敢自



欺伏蒙 皇帝陛下至仁廣度不欲彰臣子之惡  
特因此量行薄責斯天之造也臣之幸也臣敢不  
夙夜思省進退揚厲犬馬有志曾未施為日月無  
私尚茲臨照

乞小郡表

臣仲淹言臣聞先民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  
下之通規也進人以禮君親之盛德也臣仰逢明  
聖俯念拙艱撫此病軀敢期生造臣中謝竊念臣  
前在饒州日因學行氣而有差失遽得眩轉之疾

對賓客忽倒不知人事尋醫救得退自後又坐則  
頭暈多務則心煩昨在延安數曾發動戎事方急  
雖死難言及降罷之後猶乞專領邊城蓋欲竭心  
豈敢避事無何赴任耀州以炎熱之期歷涉山險  
舊疾遂作近日頗加頭目昏沉食物減少舉動無  
力勉彊稍難見於永興軍請醫官看治次其本州  
公事權交割通判發遣臣賦性本蒙處心至狹國  
家擢於清要有遇事輒發之尤寄以重難無思患  
預防之智言必取悔舉則敗官未踰數年實經三



熙頻招物議屢黷宸聰費天力之主張由臣命之  
奇蹇矧念抱病何可貪榮處於善藩已多優幸帶  
茲近職深未遑寧伏望 皇帝陛下推至仁之恩  
施曲成之化念其履歷出自遭逢特發聖衷不循  
朝例以臣學士之職改一庶官或且在當郡或於  
隨郢均汝之間守一小州庶獲安靜尚圖痊瘡雖  
貪冒微祿詎逃病者之譏而遜避清班少緩有司  
之責儻形骸未頓藥餌有功則當再就驅馳上酬  
亭育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竊以三代右文四郊立學尊嚴師道教育賢材被  
服禮樂之風準繩仁義之行功磨國器標率人倫  
式致用於薦紳乃助成於聲教俊造以之富盛基  
業由是縣昌至于唐家中外建學文物之盛三代  
比隆國家徇鐸敷文舞干布化四方庠序比比而  
興萬國英翹拳拳以勸臣伏見餘杭郡素為善地  
蔚有秀民宜恢正始之風丕變輕揚之俗前知州  
李詔在任日重修宣聖廟建置學舍數十厦面勢



顯敞允為儒宮足容絃誦之流迥處雲山之勝臣  
自出守此郡延見諸生據衆狀舉請曾到御前進  
士楊希堂領文會有二十餘人日課藝業其來不  
已所益居多臣欲乞朝廷依天雄軍江寧府特賜  
州學名額用明勸導庶獲修長歲時不隳方俗可  
厚顏閔德行遠侔洙泗之間唐虞文章廣及江湖  
之上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讓觀察使第一表

臣澣言馬遞降到誥勅各一道特授臣邠州管內

觀察使仍依前邠寧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  
略招討安撫等使非常之命既出於絲綸未盡之  
誠敢述於斧鉞臣中謝臣聞先王爵以尚德祿以

報功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  
祿此百代不易之典也臣又聞貴貴者為其近於  
君也漢遣御史繡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  
出節度使以軍禮見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  
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  
亂措置乖失廉察刺史之位遂為武官學士丞郎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一出為之謂之換過入朝則不復其位故士大夫  
寧甘薄祿而不樂換之者久矣况今用兵之際事  
繫安危今日之命理有利害臣儻默然而受一則  
失朝廷之重勢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  
之怒四則鼓軍旅之怨五則取夷狄之輕六則貽  
國家之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為經  
略安撫副使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都部署  
司兵馬公事次則進秩為本路都部署兼領經略  
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

內朝近臣出臨戎闡以節制諸將孰不以朝廷之  
勢而望風稟律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覩詔令之  
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  
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無嫌矣今一旦落內朝之  
職而補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侍郎節度留後之  
上今降於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興之下  
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則失朝廷之重勢一  
也又既為外帥則今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  
於軍中或有害於邊事豈敢區別是非與朝廷抗



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闕之理繼降詔丁寧須令  
奏覆而臣輩豈不鑒前代將帥驕亢之禍存國家  
內外指蹤之體此則減議論之風采二也臣又自  
至邊上常責將佐當圖實効上報國家勿樹虛聲  
妄求恩獎故得歲年以來所奏邊効稍稍得實不  
至矯誣臣方經制補葺以救邊防之闕而西賊猖  
熾枝葉愈大臣則一年之中三換寵數將何面目  
責諸將之實効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又臣聞自  
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則可共其憂患而為國

家之用故士未飲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  
饑今邊兵請給粗供樵爨醋鹽之費食必粗糲經  
逾歲年不露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甲棄而  
埋之負罪以逋未能遠去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  
不忍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心同其憂  
患為國家之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三十  
餘城俱歸於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由衆心無恩當  
未危之時勉以從事及既危之後翻然改圖劫長  
吏以應賊皆此類也臣每思之則常寒心古之方



侯獲其厚祿養敢死之士以備寇患今之戰士養  
有常廩賞有常格臣得千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  
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家使彼目而銜之以待其  
釁爾臣恐此輩一日倉卒乘怒而發劫長吏以應  
賊不能為國家之用而能為國家之患矣此則鼓  
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  
九伯所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到邊上其熟戶  
蕃部皆呼臣為龍圖老子至於賊界亦傳而呼之  
且不測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必邊小可首領

並偽署觀察團練使之名臣若受茲新命使蕃部  
聞之適足取夷狄之輕五也臣謂國家此舉使四  
蹠首帥失朝廷之重勢減議論之風采發將佐之  
怒鼓軍旅之怨取夷狄之輕由斯以往必敗乃事  
寧不貽國家之後患哉此六者臣上為國體而辭  
之也再念臣世專儒素遭逢盛時以文藝登科陞  
下擢於秘館處之諫司歷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  
切矣寒士至此大逾本望儒者報國以言為先如  
臣曩者不能練事効賈生慟哭長太息之說黷于



聖聰以中外共棄屢經貶放亦已塞朝廷之薄責  
矣然今之狂士效唐人肆言朝市往往甚於臣者  
而朝廷容之直以臣於無事之秋先為之言故天  
下指之為狂矣而臣自追其咎未嘗怏怏此搢紳  
之所諒也前春延安之戰主將不利大挫國威朝  
廷有使愚使過之議遂及於臣逮臣至于延安竭  
心悉力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之意既廢復用無  
所逃遁臣顛沛十載灰而又然者數四矣臣自知  
才不惴惴非將相之才豈了大事但國家急難之

際邊鄙之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屢困日勉一日  
俟將帥得人臣即引退丘園詠歌太平雖多難之  
夫有全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廷  
豈有貪夫畜臣落近職而增厚祿將令長居邊鄙  
永謝丘園非臣之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命  
以來心墮氣索不知其涯緣臣夙夜乃事精爽已  
乏量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為荷戈之事乎此臣下  
為私心而辭之也伏望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  
孝德皇帝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獨斷追還新恩



許存舊職則是以內朝近臣經畧邊事節制諸將其體重矣而况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志亦異臣輩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祿者如方榮劉興之帥上失其勢下撓其志沮喪不樂意衰神瘁則事有隳墮豈復能振謀發策為國家長城之倚哉恐非陛下推委使人人盡心之意也一昨宰臣堅讓三公雖已行之命蒙陛下特俞其請臣今冒犯天威為國體而辭之者六為私心而辭之者一苟不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効無功冒賞之咎又効違制不受之罪以聽于朝廷假使朝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祿敗名速禍死於寇亂之手此臣之所以知其退而不知進也惟天鑒處之

第二表

臣紳言馬遞降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所除觀察使且從廩秩之優益慰戎行之望者祗膺寵異載被辱愚心戴雲天足臨淵谷臣中謝竊念臣



器業無取誤荷聖知國有急難固宜自効臣奔走  
塞下首尾三年曾無寸功以稱上意伏蒙體天法  
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曲敦寬宥未即  
嚴誅今又擢居廉察享千鍾之厚祿加千金之重  
賜於臣何少哉臣固上表陳讓者蓋為國家未便  
何則落內朝之職改為外官使節制諸將頓失體  
勢又無功進祿發將佐之怒積貨于家鼓軍旅之  
怨况慶州與賊界相接其逐族首領管三五百人  
者便偽署觀察團練之名本司常時行移邊上文

字及招安榜示若署臣新銜彼則相輕此皆未便  
之端也又四路文帥自来帶內朝之職而行節制  
凡百將佐無不稟服方且力修邊備堅禦賊鋒賴  
其協心將圖成效一旦遷改人情大惑知者謂去  
此近職改為外官非美也其不知者謂有何奇功  
加此厚祿非宜也經畧使既無功遷改則經畧副  
使豈得無望兼鈐轄都監等出入暴露衝冒矢石  
比臣處任尤更重難見此遷改必有不平之意若  
朝廷不待有功例皆進秩則諸將驕墮誰復自奮



國家邊事為之柰何此又未便之大也伏望陛下  
發於獨斷追還此恩臣得帶內朝職名節制邊事  
其體且重副使鈐轄都監等即無不平之意各思  
自奮以求功名又得經畧招討銜位與偽署蕃部  
之名不相交錯免生輕易此事體大乞垂聖鑒特  
降中旨如不獲命臣當踐言繫獄上請不敢逃罪  
臣亦知本朝李維陳克咨俱自學士換觀察使當  
時四方無事非領節制但享厚祿為優賢之命與  
今事體不同臣非罷陝西經畧安撫副使日便乞  
落職守員外郎知一小郡而朝廷不從今却堅辭  
廉察之位請存學士之職者蓋居節制之任藉朝  
廷之勢以重其體也且儒生後進換入武帥或居  
於上則多增憤必有怨言或處於下則多見抑亦  
無成功惟異其品流隆其委注彼則望風懷畏靡  
敢不從此為得其體也况臣孤立明時無結託之  
跡遠居極塞非進用之地如朝廷疑臣不就右職  
別懷過望即乞聖慈依楊偕張存例特許解去邊  
任仍乞落學士之職換一刺史或守郎官於隨郢



間知一小郡臣死生幸甚死生幸甚非領重寄固不敢借內朝之職矣如受命之日却有翻言甘俟鼎鑊惟聖鑒裁之干犯天威

第三表

臣淹言馬遞降到御前劄子伏奉聖旨以臣上表陳讓就除邠州觀察使事當體深衷勿循小節前來成命即宜祇受者天語重臨莫非敦獎臣心再剖合盡懇私臣中謝臣聞虞舜以舍己從人而稱至德此聖人感人之要也又聞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此人臣事君之分也竊念臣世為文吏拳拳素風國家以西事之急用臣過次俾預經畧三年于茲進不能行討伐之威非勇也退不能宣懷柔之化非智也非智非勇豈主帥之材固當自効聽于有司豈期睿恩驟進寵祿臣退省無狀深所未安况臣前表所陳謂落內朝之職則失朝廷之重勢既為外帥則減議論之風采獨受寵名發將佐之怒積貨于私鼓軍旅之怨與偽署蕃部同其官號取夷狄之輕由斯以往必有敗事以貽國家之患



此物情可見朝廷必已照之非臣之敢誣也况臣  
懦尪之質宿患風眩近加疾毒復多鼻衄膚髮衰  
變精力減竭豈堪專為武帥以圖矢石之功此臣  
量力之所不能也明矣且如劉平本是文臣衆推  
忠勇尚不能將帥之任朝廷察臣之材能如劉平  
之武力乎昔唐用房瑄虛名將兵拒賊一戰而潰  
危困社稷此前人之明驗微臣之深戒也重念臣  
出處窮困憂思深遠民之疾苦物之情偽臣粗知  
之而天賦褊心遇事輒發故居其外則寡悔處於

內則多咎臣自知非朝廷進用之器如未獲退則  
願又守一藩奉行條詔庶幾為聖朝之循吏亦足  
託青史之末光垂於來代今以邊鄙方艱承乏於  
此禦寇之力賴諸將佐臣則日夜思省救其闕漏  
而已衆知儒臣固不責其勇力及改武帥則取笑  
於三軍其諸賅有不辭者或當壯歲或負雄才非  
臣之所及也裴德興張可久並命閤門使一受一  
免朝廷各從其志斯有以見虞舜舍己從人足以  
感群下之心矣臣又荷聖知叨居近列何獨未獲



其請臣竊自疑今邊上新有事宜已發走馬承受  
張翔赴闕敷奏本州全闕部署鈐轄臣未敢下獄  
待罪再瀝肝膽上冒斧鉞伏望體天法道欽文聰  
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垂至明之察推廣生之造  
許臣依期帶內朝之職經畫邊方節制諸將小事  
行之大事言之為朝廷之耳目其體甚重臣尚可  
力疾為國盡心其武帥之權寵祿之過臣敢不揆  
度固以死請干冒天憲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四

宋范仲淹希文 著

謝許讓觀察使守舊官表

臣琦言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却守舊官者  
寵祿固辭涉邀君之大咎聖言惟允推舍已之至  
仁臣中謝臣聞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哲王之體也  
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儒臣之行也上得其體足以  
寧家邦下興其行可以導風俗臣親逢盛美得不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天下稱慶哉竊念臣少游



庠序長登科級周旋孤宦了無聞達伏遇體天法  
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金鑑臨御多士  
駿奔於千官百辟之中擢臣諫諍之列置臣圖書  
之府揚歷中外恩常異等自西陲用兵朝廷旰食  
遣臣經畧邊事歲月無狀亦嘗得請示以招納之  
意期于平定而物議喧然禍在不測上賴日月垂  
照保全微生暨再委方面專此一路又無出奇之  
策惟知守禦而已日常自訟以待來者陛下濬發  
宸謀思欲崇諸路之寄例改庶車且從廩祿之優  
兼貴稱呼之重霈然渥澤被于弱質臣以今之觀  
察使列為武帥書生何力可堪此任幸以內朝之  
職為國家心腹耳目權節制之任其體任重不煩

改作願迴寵異少寬憂慄三黜天聽義不容誅伏  
蒙陛下念進人退人之禮察如慢如偽之情特降  
俞旨許存舊秩臣且懼且喜不知所為懼者有不  
即從制之罪而尚屈彝典喜者以不奪稽古之志  
而復被儒紳臣敢不竭力悉心夙宵乃職謹疆場  
之細事佇干羽之大猷退作頌聲仰答聖造

### 謝傳宣表

臣神言入內內侍省高班陳舜封至伏蒙聖慈傳



宣為日近差除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中書  
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議  
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臣密舉  
臣僚代臣邊任奏聞聖言天意非臣敢當仰戴光  
靈伏增戰汗臣中謝竊念臣素乏才策誤膺獎寄  
經制西事三年于茲會微毫髮之功方俟雷霆之  
罰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  
特降密旨許以重用豈茲無狀之跡可承不次之  
命况羗戎素詐邊鄙多虞若以社稷之靈自然嚮  
化則臣當自揆以請便安抱病之軀假一近郡靜  
臨民政退保天年如朝廷未議解兵臣願奔走塞  
下再竭心膂少贖過尤何敢輒舉他人代已邊任  
惟期自効上答聖知

讓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表

臣淹言三班借職劉仲顏齋降官誥一通勅牒一  
道伏望聖恩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  
差遣依舊者在物之情向榮必喜自天之命過寵  
則驚臣中謝竊念臣齊魯諸生本無榮望素乏佐



王之術豈期遇主之知伏蒙皇帝陛下采自孤平  
擢于侍從無似之迹每玷聖造前年以羗戎負德  
官軍失利朝廷特命韓琦與臣同貳經畧歲時之  
間琦以節制不行而免臣以招納非宜而罷尋分  
四路復領中權二年于茲一功未立屢叨進改深  
負愧羞雖朝廷憂勞且務姑息而其下將佐覩臣  
忝冒必思僥倖豈復有實効之心臣亦何面目以  
責率其下令邊畧未固兵力未強威令不揚戰鬪  
多覆因循已甚平定無期一時寇逼三川其勢可

困而葛懷敏等入賊伏中一戰大潰殺傷滿野驅  
掠無算臣以本路多虞救援不早臣方痛心疾首  
日夜悲憂髮變成絲血化為淚殞歿無地榮耀何  
心今日之恩非臣所望臣昨蒙朝廷特除邠州觀  
察使累章獲讓已煩聖聰三黜之誅豈當再冒然  
臣有愚心不敢不盡有謬策不敢不陳雖屬邊臣  
實叨近職敢不議論少裨聖明傳曰事君如事親  
又曰君臣同體當此安危之際豈敢事形迹避嫌  
疑而不盡心於君親乎魏元成曰隋以事形迹而



亡唐太宗深然之今願陛下恕臣萬死采臣一言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觀易震卦曰震亨謂聖人  
因震恐而致亨大也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是皆  
得易之旨畏天之威而致其言美陛下其捨諸昨  
者鎮戎兵敗之後天色陰晦十日不解水冰地震  
群心憂傷此將帥失人生靈致陷天地震怒之意  
也冬至後一日申時慶州又地震此陰陽戰而致  
動占書曰四夷為中國之陰是夷夏交爭未寧之  
象也自西事以來延安東路北路官軍傷折萬餘  
人并金明承平諸寨殺虜過蕃部萬餘戶約四五  
萬口及麟府喪陷鎮戎三敗殺者傷者前後僅二  
十萬人矣死者為魚肉生者為犬羊臣仰測陛下  
之心必大震動而天下莫知但見爵賞頒行疑朝  
廷高枕負茲生靈願陛下因其震動過崇謙讓以  
柔遠未至選將有差之辭告謝于皇天后土五岳  
四瀆以哀痛之旨誕告多方下感人心上答天戒  
陛下既已罪己兩府大臣必有遜謝之請小損勲  
爵而復其位臣等則宿兵困民討伐未効罪之大



者請落近職左降一官帶責授二字乃削除經畧  
招討等使名祇管勾部署司公事以謝邊陲以警  
將佐以勵軍旅如此則天下聞朝廷罪已知陛下  
之心不負生靈將佐軍旅等見主帥負責知天子  
必欲破賊即皆震懼甘為艱辛更無僥倖之望臣  
等得以嚴率其下日夜聚謀上賴威靈可期平定  
仍請詔下部署以下非大功不錄鈐轄都監非奇  
功不賞其班行將校軍士等所得功勞依舊量大  
小酬獎此救弊之端也今西賊漸熾恐謀深入陛  
下誠能與大臣密議行臣之策天下幸甚如失此  
機會行恐後時儻朝廷不取臣言則邊上終無大  
功寔有大患其勢然矣願陛下以大易之旨取古  
聖人之用心則震而後亨受景福於無窮庇蒼生  
於大賚臣之愚心謬策盡於此矣所降到誥勅等  
臣有此一策未敢拜受

謝授知邠州表

臣淹言伏蒙聖慈特授臣依前行右諫議大夫充  
資政殿學士知邠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兼陝



西四路沿邊安撫使改賜推誠保德功臣者陟降  
秘殿為寵甚隆撫按邊庭所寄至重臣中謝竊念  
臣涉道尚淺立身本孤偶緣英主之知獲廁通臣  
之列進登二府叅預萬幾議刑賞則不避上疑革  
僥倖則多招衆怨心雖無愧跡已難安而况親奉  
德音遠憂邊患既此聞命誠合請行始塵宣慰之  
名來撫凋疲之俗纔周晉地將適秦關屬府庫之  
已虛積兵旅之尚衆動費萬計理當三思願假一  
麾就兼四路亦可處其疆事庶不傷於國財詔旨  
弗從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露請陳戎狄之機伏  
蒙 皇帝陛下俯照臣心特廻天聽罷政府之重  
責加仙殿之寵名往守要藩遙按諸部存茲國體  
簡于聖心臣敢不即日首塗奉詔行事生民疾苦  
可得詢求邊塞機宜更當籌慮用罄臣節以酬聖  
知

邠州謝上表

臣泚言伏奉制命授臣資政殿學士守本官知邠  
州兼陝西路沿邊安撫使已到任訖祕殿清華舊



潘要劇祗膺渙渥伏切震驚臣中謝竊念臣生遭  
文明幼蹈聲教登于造秀之級涉彼州縣之勞寢  
遷榮塗過被宸眷擢居近府參對大猷詎有興邦  
之言曾無經國之効自惟三必匪久安願解貳於  
黃樞請分憂於紫塞庶供粗使聊謝輿言伏蒙  
皇帝陛下舜聰弗違堯言斯布假禁庭之要職居  
郡國之長人兼領使名復重邊寄進退以禮足為  
儒者之榮本末可言盡出大人之造敢不砥礪風  
節佩服訓謀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

副委遇之本意酬保全之大恩

遺表

臣聞生必盡忠乃臣節之常守沒猶有戀蓋主恩  
之難忘輒忍須臾之期少舒迫切之懇痛靡自覺  
辭皆不倫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從學游心儒術  
決知聖道之可行結綬仕塗不信賤官之能屈纒  
脫中銓之冗遽參麗正之策耻為倖人竊論國體  
昨自明肅厭代之後陛下奮權之初首承德音占  
預諫列念昔執卷惟虞無位之可行况今得君安



文正公集 卷之十四  
敢惜身而少避閒斥江湖之遠旋塵侍從之班大  
忤貴權幾成廢放屬羗臣之負險顧將列以難裁  
乃副帥權仍峻使任亦嘗周旋戰備指目地形力  
援定川之師始期遇敵誓復橫山之壤亟逼講和  
雖微必取之功多彌未然之患預中樞之密勿會  
不獲辭叅大政之幾微益難勝責自念驟膺於寵  
遇固當勉副於倚毘然而事义弊則人憚於更張  
功未驗則俗稱於迂闊以進賢援能為樹黨以敦  
本抑末為近名泊忝二華之行愈增百種之謗上

繫天聽終辨衆說因懇避於鈞衡爰就班於符竹  
一違近署五易名城雖聖恩曲示於便安柰神道  
常惡其盈滿請麾上穎蓋遭拙迹之未平息鞍東  
徐益覺靈醫之不効唯積迹之見困非晚歲之能  
支神不在形氣將去幹冥冥幽壤條為長往之期  
穆穆清光永絕再瞻之望肝膽摧落精魄飛揚然  
臣起于諸生歷此華貫雨露澤於數世圭組煥於  
一門有如臣焉足為榮矣當瞑目以無憾尚貪生  
而有云蓋念所惜者盛時所眷者明主雖性命之



際已能自通然君臣之間豈易忘報但無怛化以  
竭遺忠敢憚陳於緒言庶無負於沒齒伏望陛下  
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  
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於必行尊崇賢良  
裁抑僥倖制治於未亂納民於大中如此則不獨  
微臣甘從於異物庶令率土永寢於淳風言遂涕  
零命隨䟽殞臣無任惶懼戰惕之至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臣仲言伏蒙聖恩特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

士知鄧州者游進榮階往臨善壤允為克渥彌集

震驚臣中謝竊念臣立跡本孤逢辰甚盛以芻言

罔避擢登侍從之班以睿獎素隆選預弼諧之列

乏增君之善道寡措國之令謀無補當時自安何

地遽上借麾之懇實畏在梁之譏俄奉明恩曲加

異數假職名於祕殿領使軌於邊藩由朝廷之威

靈屬羗戎之欵順方露便安之請忽頒霽霈之私

青鎖是登朱轡載啓臣績未著合陳三讓之封君

命已行懼致再言之黷進退惶惑不知所裁此蓋



伏蒙 皇帝陛下天造曲成皇暉爰照敦川澤并  
包之量法山雷善養之經憫其勤勞致諸安逸示  
中外之一體保君臣之至權臣敢不寅奉朝經躬  
修民政孜孜共理少望於前賢蹇蹇一心無忘於  
大節臣已一面起發赴任次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臣澣言近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等在中書  
日行遣李曇男公事不當特放罪者具位之材早  
虧於國論大明之照終示於天慈爰霽震霆允為

渙汗臣

中謝

向以昧陋參于幾微心則首公智非

周物日視四方之奏類多庶獄之疑而有告訐以  
言情偽未究妖兇既斃證左弗完上開三面之仁  
在刑惟恤僉重一成之議至失不經多歷歲時尚  
騰牒訴伏蒙 皇帝陛下川澤廣納日月委臨察  
其無他怨茲不及天地之私至大丘山之戴何勝  
敢不再省前尤一心後效少贖失中之咎用敷報  
上之誠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鄧州謝上表



臣仲淹言伏奉制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軍州事已禮上訖瑣闥清品穰都善地處之甚重惴然若驚臣中謝竊念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干及親之祿俄有得君之遇啓沃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頃以忝犯塞朝廷盱食起臣思過之地援臣禦戎之策徃罄死力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勲一旦召還五章陳讓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音促登樞右改叅大政俾竭

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身者切齒尚循默之體則愛國者寒心退孤上恩進歛群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預備之策俄覩綏懷之事廼宣霈澤以安黎元臣以患肺火深每秋必發求去互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醫藥存養晚年伏蒙皇帝陛下天覆地生雲濡雨濯進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實繫寬大之朝將幸康寧之福敢不孜孜于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里



上酬聖造少罄臣誠

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臣淹言奉勅就知荆南府續准中書劄子奉聖旨  
允所乞依舊知鄧州者明命已行輒希改易危誠  
既露俄遂便安臣志獲宣天慈何報臣中謝臣涉  
道素淺立身最孤早由睿哲之知荐更繁劇之任  
頃升近弼思副上心以道直前雖危不避竭肝膂  
以論事犯雷霆而進忠未酬天地之恩已掇風波  
之議尚蒙聖渥俾守善藩忽此就遷實隆倚任臣

以本朝盛德優禮近臣多處京輔之間以存國體  
之重而又子有疾恙日常憂虞復困道塗仍遠醫  
藥遂至再三之瀆庶通萬一之情伏蒙 皇帝陛  
下曲軫洪私特回中旨許留舊治免涉長川蓋推  
體貌之恩曷副照臨之意敢不拳拳民政戰戰官  
箴誓堅介石之心仰答高穹之造

杭州謝上表

臣淹言昨奉勅就差知杭州軍州事已到任禮上  
訖江海上游東南巨屏所寄至重為榮極深臣中



謝竊念臣生稟迂踈親逢明盛居常苦節動必危  
言踐揚諫諍之曹傾盡諮詢之地至於徃司戎事  
屬當元帥之權入奉聖謀爰厠大臣之列有致君  
之素志乏代天之懿功魏相之數陳便宜頗蒙納  
用汲黯之多犯顏色敢憚見踈雖遼隔於明天亦  
存分於善壤共理吳會之域奉揚唐虞之風跡雖  
遠而獲安年已高而就逸此蓋 皇帝陛下天施  
廣育海務兼包寵優舊臣恩全晚歲臣敢不抱公  
忠之節始終弗回體肝吳之憂遠邇咸一入茲方

面副于宸心

謝賜鳳茶表

臣仲言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  
臣賜臣鳳茶一合者久離帝右曷測天衷異恩一  
臨群疑盡決臣中謝竊念臣至誠許國孤立事君  
屢觸雷霆之威數蹈風波之險一心自信三黜寧  
逃方安江海之情敢覲雲天之問伏蒙 皇帝陛  
下仁存舊物澤被遠臣聖訓丁寧皇慈委曲念犬  
馬之微志錫龍鳳之上珍馨掩靈芝味滋甘醴濯



五神之精爽祛百疾之冥煩允彰仁壽之恩特出  
聖神之眷謹當餌為良藥飲代凝冰思苦口以進  
言屬清心而守道上酬君父旁質神明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仲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尚書禮部侍郎依前充  
職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循牆弗獲致寇是虞臣  
中謝伏念臣布素寒姿斗筭微器初縻下士之祿  
忽塵上聖之知歷升近班嘗預大政深自感激詎  
為因循仰祖宗之謀請行故事懷社稷之計動發

危言雖欲必盡其心奚能久安於位遽彰無狀誠  
合有誅而聖意始終天慈曠蕩尚寘名於秘殿復  
蒙幸於善藩大拙云藏人言用息莫聞課最敢覲  
龍光伏蒙 皇帝陛下雷霆霽威日月還照未忘  
圖舊不次推恩擢登宗伯之曹上應文昌之緯職  
命如故爵數甚隆徒執讓以弗諧止服榮而為懼  
臣敢不夕惕三省寅恭一心進則盡憂國憂民之  
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上酬聖遇用竭愚衷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臣渚言伏覩朝廷行明堂宗祀之禮誕告天下臣守在遠方不獲榮觀大慶思有補益輒茲狂易臣中謝臣聞易曰大觀在上言天下所觀在國家之為也自古國家興行風教使天下觀之必先乎廟周人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示天下尊親之道漢顯宗永平二年春正月祀光武於明堂其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前史紀之為令王之盛節伏惟

皇帝陛下稽古奉先行明堂大禮尊奉三聖配帝而饗普天率土咸知舞抃至於三老五更之典最為盛德宜可兼而行之如前兩府老臣惟太子太保杜衍太子少傅任布在焉衍直清忠蓋勤勞弼亮布廉潔不渝止足知退皆可備三老五更之選儻朝廷以禮大數煩難於並舉亦可召至俾陪觀大禮及覃慶之際特加恩獎是亦兼行養老之典也臣又覩工部侍郎致仕郎簡執節清素處心雅尚優游泉石樂於吟詠今八十三歲精明不衰月



俸之餘不治生業此則臣所目見之也而歸老十  
餘年不曾遷改亦無錫賜况天下似此近上老臣  
甚少不難旌獎如郎簡則去京遙遠難行召命可  
遙均三老五更之慶伏望聖慈稽考舊章特加恩  
禮自餘致仕官亦乞朝廷別賜推恩寔當尊親之  
朝兼行養老之典足以表大禮之盛彰上聖之仁  
興天下之孝悌光搢紳之耆舊史官書之為陛下  
之至德曄曄于千古干冒天威臣不任大願

### 青州謝上表

臣淹言奉勅就差臣知青州充青淄等州軍安撫

使已到任交割勾當者海岱之區地望攸重岳牧

之任邦選甚隆拜命以還戴榮而懼臣淹中謝竊

念臣賦才寡薄抱節孤危會遇不倫進擢無狀發

言多忤非輕去明主之恩觸事為憂所重在太平

之業消塵未補覆載何酬尚玷鴻私屢加優寄漸

茲衰朽期以退藏伏蒙 皇帝陛下天量庇全聖

衷收采改此劇藩之守謹諸連帥之權臣敢不逾



屬夙宵度分旰晷體九重之深造安千里之含生  
上副聖求少圖忠効

之業前聖未始廢也何謂尚古誠以是為本也

言多非諱志即主之恩願事無憂也重古太平

念且知古事難射時難會也

命人對簿於前對曰於中勝

對曰聖人之道重古也

到也言奉使也

貴備備上表





